

现代忙人的灵粮

黄撒母耳牧师 (博士) 著

以赛亚书 53:7: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聆听烈士的临终言语总会令人受到勉励。他们在人间的最后言语总会使我们心情激动。波力卡普 (Polycarp) 是第二世纪早期的宣道士。他名字的拉丁文拼法是 Polycarpus。波力卡普曾作过使徒约翰的学生。多年后, 他站在一位世俗法官面前时, 法官说: “你年纪大了。你的死是不必要的……发个誓, 我便放了你。说一句‘凯撒主’、烧一支香又有何妨? 只要你向凯撒发誓, 我便释放你。否认基督, 你便生存。”

波力卡普回答说: “我侍奉基督已八十六年了, 他从未亏待过我。我怎能咒诅拯救我的王呢?” 法官说: “我会令你让火焰吞掉。” 波力卡普回答道: “你用来吓人的火焰只不过烧一个时辰而已, 然后便要熄灭。你难道不晓得那即将临到不敬虔之人头上的审判与处罚的永火吗? 那火是专为他们预备的。你还在拖延什么? 快

办你所欲行之事吧!”

听到这句话, 法官便差传令的人进入斗兽场内向观众高声宣布说: “波力卡普已经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了!” 在场的异教徒们狂喊着: “烧死他!” 柴火堆好了。刽子手过来要使他钉在火刑柱上, 但波力卡普却宁静地回答说: “无需束缚我。那准许我忍受火焰者, 定会维持我在火堆上毫不动摇, 无需你靠铁钉的约束。” 然后, 波力卡普高声祷告, 赞美神允许他“配受死刑”。火被点燃了, 烈焰的狂涛将他围绕吞没了。行刑官见他的身躯没有在热浪中倒下, 便用匕首将他刺死了。士每拿教会的牧师、使徒约翰的学生、波力卡普的生命便就此结束了。(参见: James C. Hefley, *Heroes of the Faith*, Moody Press, 1963, 第12-14页)

司布真 (Spurgeon) 讲过一个关于简·宝其尔 (Jane Bouchier) 的故事, 说她是“荣耀的浸信会烈士”。当她被英国教会主教克蓝莫与雷得利 (Cranmer and Ridley) 定了死罪后站在他们面前时, 他们说: “火刑是最快捷的方式。” 她回答道: “我是基督

伯大尼村的玛利亚用贵重的香膏抹主, 屋里立刻满了香味。信徒的好品德就是香膏, 会叫教会

发出香味, 让主的圣名得着荣耀, 吸引许多未信者归信主。反之, 若信徒生活腐化, 发出臭味, 叫人

退避三舍, 变成了“臭膏”, 使人跌倒。今日教会信徒失去“生活好见证”, 主怎能被世人接受

呢? 记住: 臭膏的影响力常比香膏来得“大”! 信徒们岂可等闲对待它?

香膏发出臭味?

不单要洗手, 更要洗心!

罗马总督彼拉多, 把主耶稣交给兵丁钉十字架之前, 当众用水洗手, 表明自己的清洁无辜。

世人也常用行善、功德来“洗手”, 盼能洗掉良心的愧疚。基督徒有时也常用“奉献金钱”和“禁食和

禁欲”来“洗手”, 但无法洗掉灵魂的罪。独有主的宝血才可能洗罪, 带来良心的安宁。每主日我

们上教堂, 是循例“洗手”? 抑是“洗心”? 请三读“约一1:7”的话!

羔羊的沉默(上)

◎陈庆云



督的仆人, 对祂的忠诚不低於你们。如果你们定意要残害我这弱女子, 小心神会放出罗马国的恶狼, 让你们也为祂受苦。”她讲得很带预言性, 因为这两人在不久之后也都在罗马人手中成为烈士! (参见: C. H. Spurgeon, “All-Sufficiency Magnified,” *The New Park Street Pulpit*, 卷VI, 第481-482页)

虽然相隔许多世纪, 波力卡普和简·宝其尔都在火刑柱上坦然地宣明了自己的信念。然而主耶稣

基督面临折磨与死亡时却一言不发! 不错, 他与大祭司谈过话; 不错, 他与罗马统治官彼拉多见面时也说过话。可是当他被鞭挞至半死, 即将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 这被先知所预言令人诧异的沉默便出现了。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书 53:7)

遭毒打的时候祂一声

不吭; 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 祂也只言未发!

现在让我们看看圣经的经文, 为了从中汲取其深刻的教训, 敬请想一想后回答下列三个问题。

第一, 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是谁呢? 当先知说道: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以赛亚书 53:7), 他所预言的这人到底是谁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祂是荣耀之主, 三位一元神的第二位, 以肉身显现出来的神的儿子! 我们总不应将耶稣看成仅是一位人类的教师, 或仅是一位先知。耶稣又说过: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约翰福音 11:25)

如果任何人说这样的话, 我们便会认为他是魔鬼附身、异想天开、精神失常、或是僭妄的人! 但当耶稣说祂与父神原为一, 又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时, 我们都会为此深思, 连我们中间最邪恶的也会想, 祂讲的是否确实如此!

你必须作出选择。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是永世的

基督, 是神的儿子; 不然祂便是一个癫狂、或者更糟糕的人。你或者当祂是傻瓜, 让祂闭嘴; 但是, 你也可以俯伏在祂的脚下, 拜祂为主、为神。但让我们不要假装讨好的来称祂是伟大的人类教师。祂没有为我们留下这选择的余地, 也不愿为我们留下这余地。(C. S. Lewis, *Ph.D., Mere Christianity*, Harper Collins, 2001, p. 52)

约翰福音 14:6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现在你知道了! 你绝不能将耶稣与佛教、印度教、或伊斯兰教混为一谈, 原因是耶稣“没有为我们留下这种选择的余地, 也不愿为我们留下这余地”。耶稣基督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其他的选择。祂说: “若不藉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正如 C.S. Lewis (路易斯) 所说的, 你或者把祂当魔鬼来加以唾弃、宰杀; 或者, 你也可以俯伏在祂的脚下, 拜祂为主、为神…你必须作出选择”。两者中你必须选其一。在这点上没有人能够真正保持中立的! (待续……)

语言与文字哪个更重要? 这有些像是鸡与蛋的问题。

说, “语言是有声的思想, 思想是无声的语言。”有些像是在打圈子; 再加上: “文字是有形的语言”, 如何?

据说, 中国的先民, 看见鸟兽爪留下在地上软泥中的印痕, 才创制文字。我们今天还用: “鸿爪留痕”表明记忆。有些人类的文字, 起初的书写方式, 特别是记帐, 就是印在泥版上的。鸿飞各自东西, 泥版上的印痕还存在, 岂不是立约的源始吗? 摩西给以色列人的律法, 是神用指头写在石版上的诫命, 是神与人美好的约。可是, 人转背就忘记了。神不忘记。

有形的话还不够, 进一步该是能行动的话。

有一位古埃及王, 对他发明书写的臣下说, “会使学者养成忘记的习惯, 因为不用记住, 只有追忆; 有书写帮助, 他们就忘着记忆。你所给你门徒的, 不是真理, 仅是略似真理。…”

贝肯 (Francis Bacon, 1561-1626) 说: “如果人很少写, 他需要极强的记忆力。”

中国古老的文学诗经, 是收集的地方土风歌谣, 经过编订, 分类, 保留; 因为有韵, 便於记忆。所以先是有声音的语言, 以后才有文字记录。

中国文化, 是从小训练学童

语与文

◎凌风

的记忆。在了解课文的意义之前, 就“书声琅琅”的诵读, 成为有助其成为记忆的艺术, 然后才背诵出来; 并且终其身难忘。就这样历代传习, 造就了许多的学者和文人, 並成为治国的名臣。

近代最有成就的学者辜鸿铭, 早年就这样中法西用的教育。他的英国养父布朗先生, 把他早年带去欧洲。先教他背诵歌德的名著浮士德, 然后才给他讲解意义。用同样的方法, 又教他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此, 辜鸿铭成为中国傑出的文人。

其实, 西方古时也是以诵为读的学习方式。

希腊的荷马 (Homer, c.9thCen.B.C.), 据说是个盲人, 完全凭记忆歌唱“史诗”伊洛特 (Iliad) 和奥德塞 (Odyssey)。二十世纪的文学史家考证, 古希腊历史中, 曾有一段没有文字, 到主前六世纪才重新有字母系统; 以后记录下来, 成为文学的瑰宝。如实在是如此, 则更有上四百年, 不同的歌诗者, 凭记忆传诵两部作品, 凭记忆传抄, 存真就不足论了, 倒是其如何统一求同, 那时候人记忆的高明, 几乎是不可想象。

柏拉图 (Plato, c.428-c.347B.C.) 的对话录, 据称是纪录苏格拉底 (Socrates, c.470-399) 的传习实录, 是对于后世文学上的贡献。但柏拉图又说: “口传的是活的知识, 在一同理论的时候, 有忽然来的光, 可以互相传递成为火焰, 共同保持。”

拉丁教父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 354-430), 在米兰的时候, 见主教安波罗修 (Ambrosius, 339-397) 读书, 只动嘴唇, 听不见声音, 以为是一种新方式。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Elizabeth I, 1533-1603), 仰慕希腊政治家狄谟尼斯 (Demosthenes, 384-322B.C.), 因他是最有名的演说者, 特地学习希腊文, 为了能够从原文读他的演说纪录。这自然是文字比声音持久的确证。女王激励士气的演说, 和挫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史绩, 是文字胜利的纪录。当然, 谁也没办法听到狄谟尼斯的声音, 更无法进到当时的实境。

英国散文作家兼评论家兰穆 (Charles Lamb, 1775-1834) 曾作奇论一“莎士比亚的剧本, 是为给人看的, 不是给人读的。”有时人



以为他荒唐; 因为那是太熟知的常识, 而且那是在英国! 不过, 他的论点: 衡情度理, 汉漠雷特王子一“To be, or not to be”关键的独白 (III, i, 56-60) 一个彷徨焦虑的青年, 难决断鬼魂的真假, 徘徊在良知和责任之间, 看书心不在焉: “应该怎么办?” 怎可能有闲情逸致, 表演得字正腔圆? 这只适于坐在安乐椅里想, 读!

在古时, 地球表面上的人众, 绝大多数是文盲。一项很不平常的现象, 是新约时代的犹太人, 几乎都识字。所以“神的圣言交付他们”(罗马书 3:2), 信而有征。他们不仅识得希伯来文和亚兰文, 还有希腊文, 惟有瑞士人可

比, 该说是会堂教育的成效。

今天人太多靠文字的记, 少使用头脑记忆机能。作头目的人, 不必认多少字, 拿稿照读是平常事。奥古斯丁说过, 如果登坛说教的人信口胡言, 还不如读别人的讲稿造就人, 自己写更好。不过, 过去的传道者, 背引经文, 免於翻阅, 顺畅得多。近代华人有苗子久牧师, 能背诵全部圣经, 教神学课或讲道, 一字不误。我还认得他的老朋友; 他的学生中, 最后印证的是谢友王牧师, 诚为美谈。

语言和文字, 不是难解的纠缠, 而且该並存, 互补。

来源: 翼报



“因为至终必有善报, 让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箴言廿三:18)

你是否曾经历过一种让你的生活似乎被拉退, 远离指望的情况? 你是否曾见过那些以往非常火热的人突然仿佛

我们好像上帝手中的箭

失去了魄力, 甚至销声匿迹了?

你是否曾看见或甚至感觉到你曾见过的人, 甚至是你自己正在经历这般的后退, 然后突然突飞猛进, 取得了许多成果?

倘若曾经如此, 你并非孤身一人。有许多的人都曾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包括我在内。

我们好像上帝手中的箭…! 唯有上帝知道祂要将箭射向何方。

唯有上帝知道祂必须

将箭往后拉多远, 才能射中准确的目标。

有的时候, 搭在弓上的箭会很快地离弓射向所定的目标。有的时候, 箭必须安放在箭袋里。但在有需要的时候, 祂要将箭搭在弓上并往后拉, 然后尽可能迅速地射向某个目标。

弓向后拉得越远, 箭就会射向越远的距离。弓被拉紧得越快, 箭就有助力能飞驰得越快。因此, 如果你好像处在后退的状态, 当要忍耐…! 上帝正在将你搭

在祂的弓上。

上帝将你往后拉得远远的, 使你被射出的时候, 就会有大的推动力去达到目标。

倘若你看见一个朋友正在经历后退或挫折, 千万别急于论断说: “火已经灭了。”

要做他的好朋友, 当他“后退”时陪伴他, 因此你也能看守他, 使他不会灰心失望和软弱无助。

你、我、他、他们…都是上帝手中的箭。我们的

人生目标就是实现那弓箭手所设定的目标。你要存心忍耐并保持热情洋溢的精神! 要相信祂, 因为祂使一切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罗马书十二:12)

(请参阅: 箴言十七:17 又十八:14; 传道书三:1, 11; 耶利米书廿九:11; 罗马书八:28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16-18; 希伯来书十:36)

小牧人辑 ~ 译自印尼文网络 ~